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煇

雪樓集卷二十一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碑銘

公諱公楠字國材姓燕氏其先自幽薊徙青徙曹至宋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肅居汴之考城太尉生虞部郎中處厚虞部之孫玫隨高宗南遷居匡廬之下

其曾孫森以學行為朱文公所知有子曰燮通判永州永州生岳州搉茶分司堂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生公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與計偕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贑州通判至元十三年皇有江南帥府授同知本州事明年下廣南有功授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音曩嘉岱命參大政辭乞補外僉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置尚書省復僉江淮行尚書省事在江浙時嘗請置兩

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請以為行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按行郡縣興利舉弊劾江西營田使沙布迪音貪橫罷之又明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僧格新敗蠹政未去民不堪命赴闕極陳請更張以固國本上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公薦巴延特爾格布呼密舍哩克呼濟蘇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餘人又問孰可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圖問其次曰巴延可又問其次曰旺扎勒可明日拜旺扎勒為丞相以公及

布呼密為平章政事公因辭改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弓刀及衛士十人三十年復為大司農得乾沒公私田為頃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歲出粟為斛十五萬一千一百有奇楮幣為貫二千六百帛為匹千五百麻絲為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傅舍年六十二勅中書致祭有司具儀衛遣官乘馹護喪南歸某月某日祔葬江州德安縣烏石山先塋延

祐改元夏子琦以萍鄉知州秩滿赴調京師以狀來請曰不幸先公棄諸孤十有三年矣而神道之文未之有也知先公莫若先生敢請唯公以通材贍智識時審變簡知世祖起自羈旅致位疑丞雖久寄藩維無歲不召而公於當世之務奮然以為已任大者陛陳小者驛聞未嘗不稱善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最公前後條上時政凡百數十事在至元間多言屯田塩法賦役便宜往往著為律令在元貞以後皆立國之規樹化之本當時雖

不盡用令多𨆪而行之若公沮桑哥欲罷廉訪司之謀免崔中丞於譴料劉深征西南夷必挑變取敗深竟誅死及語平章劉國傑必先積粮思播順元然後進兵不從卒殘湖南北數千萬轉餉之民倭人入市慶元有司不能用公前後待之之道而利其貨寶劫之以兵反被殺略燒焚之禍沅州唐運判豪横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淮東西飢奏賑粟三十五萬斛湖南北飢亦然且先賑而後聞然皆人所易

能至於世祖數欲置公左右輙以疏遠辭一薦完澤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此則人之所難也公每謂余曰可與慷慨論天下事惟君與僕耳然余固陋退怯無毫髮補益而叨禄竊位遂四十年今又銘公墓道略不辭讓雖曰知己獨不愧於公乎公娶某氏子六瑋某路總管府判官某龍興路新建縣尹琦新撫州路總管府判官某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有五峰集十五卷藏于家銘曰

召公翼周厥土惟燕運遘代徂氏族以綿維沂暨汴太尉攸經四世而南匡廬載寧人歌舜風家秉周禮百五十祀而公以起惟帝世祖有此萬國孰土爾疆而遴爾德惟公之來允國之材惟公之思允國之基帝曰弼余惟公正直公曰臣愚顧守方伯入貳南省再宅大農人誦公賢孰知公功孰相孰卿惟公明之孰賦孰役惟公平之公胡不留公胡遽歸生守外藩没寄京師峩峩匡廬下有彭蠡彭蠡茫茫公在蒿里念公平生無復晤語

匪惟公銘思我世祖

故河東山西道宣慰副使吴君墓碑

大同吴侯卒之明年昭文館大學士雪菴大宗師來謂余曰伐木廢闕朋友道喪久矣吾雖學隱枯禪迹寄浮雲而於綱常之懿弗敢隳也故人吴侯尚德好義奄于西土今不幸死矣吾痛之深念所以報旣往貽方來者未之有得也庶幾墓石之有刻乎敢介其孤以請余嘗讀集賢大學士郭君松年所撰五福堂記述其鄉人號

侯曰五福翁而昭文爲扁其堂及觀延安尹單師中所賦飢烏謠翰林集賢諸君所爲歌詩美侯賑荒之事知侯長者重以昭文之信義誠足以激頹俗振靡行乃不讓而載之辭按侯名誠字某世爲湟夏大姓父德融善鍛有巧思憲宗時用爲諸路銀匠提舉中統初世祖召治器尚方復其家先是歲丁巳侯被旨造征南弩於太原起家爲太原路遠倉糧提舉監支納至元七年夏大司徒阿爾尼格言于昭睿順聖皇后會建鎮國仁王寺授

諸物庫提領轉大都路諸物庫使録建寺勞陞同知大都人匠總管府事遷奉訓大夫西京路總管府治中改泉府少卿進朝列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副使未幾引年罷事娶婆邑里延祐元年八月八日己丑卒年八十六越五日癸巳葬大同縣孫賢堡西南原之先塋送者踰萬人謙抑和厚不事表暴居鄉稱其孝友在官號為廉慎而未嘗以為能尤善理財家累千金然一用以為施與每歲豐儲粟數千斛飢則不易價而散之其窮民

之無告者輙以與之昭文建大同寺佛殿貲之若干緡臨終猶以二萬五千緡分貧疾餓者其餘釋老之施不可勝紀而未嘗以為德構堂宅西北隅以奉諸佛莊嚴妙麗藻鏤飛動旁庋華嚴法華報恩金光明心地觀五大部經朝夕朔望諷誦膜拜如空山老釋而未嘗以為善懸車告老日與高人達士或焚香瀹茗或烹羊釃酒談讌終日而未嘗以為達年八十餘聰明康强如五六十者歲時伏臘斑衣翠袂奉觴上壽充庭溢目里閭之

所歎羡四方之所誦說而未嘗以為為善之報嗚呼豈非所謂長者耶觀世之人廩升斗之粟懷數金之資即慢言驁色高視闊步淫酗放蕩如莫加於己者視此可不少愧矣乎予於侯誠有感矣侯先娶孫氏生子三男曰仲傑景運倉使曰仲英女嫁李深再娶曹氏生子四男曰仲仁仲義仲禮女嫁毛文舉他姬子一仲賓孫男十五人仲傑之子四端濟布伯奇特穆爾博諾仲英之子一善孫仲仁之子一諾爾仲義之子三三寶努僧家

努慶孫仲禮之子三壽孫添孫祐孫仲實之子三定孫
買孫喜孫魯孫男一重孫端濟布子也侯同母弟三人
曰用武畧將軍大寧路川州知州曰貴曰寶忠翊校尉
鞏昌路便宜總帥府同知隴州事用有四子男二曰奇
爾台布哈錫喇布哈女二貴有二子曰仲智仲信孫男曰
沙卜珠女一寶有一子曰伯奇特穆爾孫男二巴勒桑桑齊
余叙侯之子孫遂及其弟者所以廣孝悌昭忠厚也其
亦侯之志與銘曰

唯天生物浩浩無涯或衰而盛或盛而衰孰謂無涯其實易知盛罔不𡩋衰罔不虧觀侯之身其先可識觀侯之後唯侯之積後方無窮理亦不息欲永弗替莫若為德罔浚弗深罔固弗殖於千百世監于兹石

奉聖州法雲寺柔和尚塔銘

佛法之行其來逺矣至皇元而益盛山林空寂之士一旦乘時際運左右人主傾動王侯奔走天下生被顯寵沒享榮名者不知其幾弘教通理大師則不然淵然其

若虛退然其若藏蕭條靜深無所顧乎其外至於誘引慈濟則孳孳揖揖如抱漏甕沃焦釡得其法者莫不飽滿慰喜若涉萬里而還其家師之道其不可及矣乎故師之生也七歲事永安寺廣行大師能默誦金剛楞嚴諸經二十悟華嚴奥㫖二十八受法廣嚴寺傳戒大師乃去滋味絶華好日課金光明經一部禮佛百拜深惟靜念孤征獨詣道益閎以肆憲宗聞其名號曰弘教通理大師命主清凉大會於臺山釋教都總統寶集壇主

秀公慕其德聘攝華嚴講席於京師又傳菩薩三聚淨
戒于佛子山及蔚羅黃樓諸剎自是日與所度弟子定
慧和純順遇等七人嗣法弟子扶宗弘教大師行育等
二十餘人講演秘乘敷析本統昭揭天下俾有知覺皆
造佛地歷四十年弗懈益勤爾後若金河之英樓臺之
清五華之聰感化之明黃梅之剖開宿昱義溫朗顯德
之徒皆能追蹤先進騰英海内為一時龍象則師之不
可及可知已師嘗聞弘法寺大藏經板之闕勒而補之

極狡雛之善憫永安寺之廢撤而新之窮土木之麗病德興河南二橋之圮更而甃之盡柱石之固且師之於身也疏食飲水而飯僧萬餘収聲滅視而問法千數則師之不可及又可知已嗚呼其人不可作矣夫師諱善柔董姓德興之永興人父諱毓母房氏皆好善師歷住持奉聖州水西法雲二寺以至元六年正月三日化于法雲之北堂壽七十有二僧臘三十有八塔在寺傍後四十七年定慧請載其行因鐫之茲碑銘曰

人皆有有不能無有人皆無無不能有無我思柔公其道惟一所觸皆空空固不實寒泉在沼明月在天寒泉照月月照寒泉又如明鏡物來鑑之妍者誰妍媸者誰媸惟師之道亦復如是惟師之志普度一切嗚呼柔公廓落洪融生非其始死豈其終其徒孔多其道孔赫師如可作監此玄石

廖隱君墓誌銘

臨江廖氏自五季之亂有諱凝者仕周為連州刺史馬

氏據湖南棄官隱衡山復徙臨江新喻之黄原其曾孫克順仕宋為殿中丞贈虞部郎中郎中生禮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鼎臣尚書生大理寺丞詢大理第四子曰讌始居今邑之槐江先是一日至江上樂其風土折槐一枝倒植其地曰後三年戒當復至槐若生吾必家焉已而果生遂徙居之故號其里曰槐江其九世孫諱應瑞字祥國是為隱君君始冠產紫芝三莖于庭其僮僕不之識也擬而去之輙復生其父以為祥乃以命名君長

身美鬚髯善辭令見者皆樂與交少從胡觀道丁守康受戴氏禮寒暑不釋卷崇孝敬敦信義慮必周乎物動必由乎禮如其義委之千金不愛焉非其人一言一笑不可得歳積粟數萬斛不以豐凶貳其價不以出入易其量事上遇下必主於誠訓敕子弟必本於學故蹀患難而不跲處逸樂而不渝孝養三十餘年無違志人皆謂君得施其學於政詎可量哉君中歳以來益放情丘壑抗亭累榭蒔花蓺竹窅然冥然若無與於世者元貞

三年正月二日竟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五葬里之銀城山至大三年十月三日改兆袁州宜春縣温湯之原延祐二年二月其子瓚來京師介其里人歐陽應丙乞銘君之曾大父諱嗣冨大父諱枘事荆湖諸連帥有聲父伯雲長沙趙葵鎮淮右辟安陸尉君之配鍾氏繼張氏皆有賢行子男六長璵播州路平溪上塘長官次璜太平路萬成州判官次琪兩淅鹺清場塩司管勾次瓚次珙播州儒學正次震為族人後女一適周浤孫男四志

宏志一道宏鳳孫女五曾孫男一孟孫女一嗟夫以君之才之學何施不可而以隱淪終然年不滿六十及見諸子皆駸駸宦途諸孫曾皆向學夫焉有所憾哉銘曰

孰不為學兮學之豐孰不為德兮德之隆不遠其施兮誰所窮曷爾後兮休罔終

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誠公塔銘

頭陀為學佛者衆行之本自迦葉啓教彌勒受託得其道必離貪遠癡少欲知足守十二行鍊磨三境精進堅

固卓然出於世者故曰若有苦行人我法即存若無我法即不存然行愈堅而傳愈寡矣迨于我朝迺有廣化誠公懷貞抱樸髫齔慕道不傷生不茹葷年十四從清凉寺頭陀師翟公受五戒六齋之法為在家弟子十六父母命之娶不娶誘之以計不變訹之以威又不變從而逃之外家父追及之又逃之公林棲禪院從提點麼公剪髮出家又追及之終不變十九入京祀七代宗師受大戒從遷曲河院宗師没始主麼公之常樂院至元

十四年為大都路禪錄二十四年主九代宗師之清安寺明年得隙地都之靈椿里構蘭若曰廣化而師之行益固道益高十一代宗師授以金字戒本大德元年夏天子降璽書賜號靜照妙行大禪師諸路頭陀教門都提點師自授道至入滅四十九年弊衣疏食受經誦戒持諸部咒仡仡朝夕未嘗以寒暑廢於其教可謂無愧矣若乃神詭變幻至人所不道然史氏稱澄什之流多驚耳悖目之事載而不廢豈無取焉若師平居晝之所止

常有異氣入室結如善財像夜之所息則有白光洞胸經時不散嘗有羣雀集項如立朽株都人鄒氏女累年為魑魅所憑以念珠拂之立止十代宗師遣其徒李純輩四人之江南踰年不返師一日坐見李至因問其介及宗教事有頃李果至又一日見許善友者從保定來言寂照師沒已而許果來若此甚衆嘗有盜入室戒勿捕或橫逆相加置弗校非其道圓滿清淨真實無上者歟大德九年秋九月十五日手書發菩提心論金字戒

本授弟子法雲付以宗門事曰吾將逝矣越三日召雲
等侍焚香易服口誦如來者三右脇累足而化壽六十
五荼毗得五色舍利三十有二將封平章政事通政院
使多年尚書右丞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達音達實奉皇
太子教塔于清安寺旁延祐二年夏四月昭文館大學
士雪菴大宗師介其徒法雲請銘謹按師姓楊氏緡山
人諱志誠初從七代宗師請名問何志曰誠而已遂以
命之自號寂菴父諱林以勇材仕金守居庸關太祖南

伐以其衆降命為都元帥母房氏生子二師為長師既為浮屠氏弟子五人法雲法聰法麟法性法智雲累被錫命為大都路頭陀教禪録今住持清安云銘曰

我聞頭陀衆行之首或云杜多華言抖擻何以衣之弊袖糞埽何以飫之㶩藜飯糗塜間樹下孑孑戸牖行之孔艱學之彌少於筞静照奮自童幼超陵真覺擺落塵垢動如神行止若木朽瞻迦葉前恖彌勒後精進勇猛具足成就如何長往如夜弗晝師行罔加師徳罔究非

死非生與天地久

故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陳先生墓碑

近代名臣之後有世秉純白恪勤先訓綿数百禩而弗墜者惟河東陳氏乎陳氏自宋太常少卿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刑部尚書太子太保諱希亮起巴蜀以忠正剛直策大名嘉祐中七世至平陽提學公不少貶方是時中原袵兵且百餘歲師道久廢我元建國覃懐許文正公衡進而師於上保定劉徵君因退而師於下名賢遺

老並列周行而公亦起為河東儒師學者始有所向方矣公諱庚字子京其先眉之青神人自太保居洛太保之孫慈州士曹揮遷臨晉士曹之孫少中大夫國子監丞克基復徙猗頓公官平陽又家焉遂為河東人曾祖諱灝贈儒林郎祖即克基考諱仲謙昭勇大將軍三白規措使驍騎尉潁川郡伯公少與趙定劉繪張澄同學號為四秀又與兄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賡弟東平勸農使賡齊名號為三鳳隨親宦青州崇慶壬申四方兵

起携家還猗頓河東破乃西涉河客華陰二載河東平出關居洛西十餘歲貞祐丙子兵大入轉徙無常興定庚辰隱盧氏山中元光正大再與貢再試春官不利去省親于陜丁父艱北移解梁復有母之憂服除辟聘交至乃應平陽高雄飛之招署郡教授日與高第弟子甯源李
之徒講習問辯来學日衆會中書令耶律鑄奏置經籍所平陽命公校讎領所事世祖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提舉學校

官進德義樹教化勉學戒惰風俗為之一變明年年六十八卒嗚乎惟公之學沉潛貫穿先行後言其事親也旦暮必盛服與兄弟婦姒序拜堂下問起居受訓敕然後退居洛西日每佳辰令節具琴尊約親友奉昭勇公升籃輿登女几山歷白馬烏喙諸峯上龍門臨八節灘徘徊嵩少訪裴司空邵先生遺迹然後歸及遭亂離父母繼沒猶執喪盡禮至兵寇相戒無犯其境其與人交必盡其道陵川劉昂霄太原元好問河中李獻卿洛陽

李徽奉天楊奐虞鄉麻革濟南杜仁傑曹南商挺諸賢
咸相友善而仁傑豪宕滑稽善罵獨與公莫逆每謁升
堂拜母或揖丘嫂索酒與客飲終始無戲言吏部尚書
賈損之嘗稱為端雅君子早居汴翰林學士趙秉文楊
雲翼參知政事楊慥監察御史雷淵劉祖謙爭相薦引
莫能屈太原李汾者負材使氣一日會相國寺語侵公
公正色曰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皆能上為國
家重下為儒林表我輩幸遭盛明不能以道義相尚追

蹤前輩徒以文墨小技陵人將安用之李沮而退坐客大服故其教人也一本諸道德仁義或問政曰以禮曰何謂禮曰臨事以敬律身以義用人惟賢養民惟惠體風俗而施教察過失而立防行之以寬柔簡易之道輔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謹之以進退賞罰之節故曰有禮政事得其施無禮政事失其施也或問政之大者曰政莫大於守法愛民任廉去姦曰刑可用乎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且民不見德惟刑是聞

公之政殆矣或問寡過曰行不歸義皆過也反求諸義其庶乎問寡欲曰無過則欲自寡臨終手書為學之要凡九篇以遺子孫公嘗有馬病腰醫小愈或欲售之公不肯曰安用誤人為後鄉里見人險薄輙曰居是不鬻馬陳先生耶嘗暮歸得金釵玉璫道旁求主名三日不得潛瘞其所過樂安誤碎逆旅主人器償不受寘緘白金卧所而去及還主人曰是封銀償我者鄰里傳聞聚觀歎息平居見貧乏不能自存孤子不能昏嫁者必資

給之一日語兄履曰吾聞財多害身今喪亂若此而吾
廪有餘粟藏有餘布不散不止與為他人守孰若分諸
鄰里鄉黨乎兄大喜立散之公之制行又如此人皆謂
有太保之風信夫嗚呼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其
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年二
十卷澹軒文集三十卷方為春秋解未成會卒娶王氏
某州節度副使棟之女再娶楊氏盧氏令起之妹子男
二元義解鹽司判官元忠以學行聞孫男二造早世觀

今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為學有家法女一適麻懷祖曾孫男二仁壽同祖仁壽為參議後女一公以中統二年秋八月六日卒以至元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歸葬臨晉北原疑山先塋以楊夫人祔延祐二年春二月覲以予相知翰林久請文刻墓銘曰

陳基姚虞爰啓于眉太保振蹟迺脣邪畿擁旄秉鈞世濟弗𨗴聯輝竹帛堅貞並持藹藹平陽古學是師剛簡

易直孝友具宜河水之東洛水之西餘風可想遺教足稽懷哉諸老邈矣當時五十五年追載此碑孝孫之思邦人之貽

故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陳公墓碑

參議陳公諱賡字子颺退居之十年至元十一年正月六日卒年八十五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葬河中府疑山先塋以夫人張氏祔延祐二年夏從孫翰林偫撰覲請為墓道文謹次其槩如左公之先唐廣明

中有諱瓊者避黄巢亂自京兆萬年舉家入蜀居眉青神四傳至宋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希亮與從子太子中允庸職方員外郎知蜀州諭同登天聖五年進士第邑令張逸表其閭曰三俊世號三俊陳氏太保遷洛又四傳至與義遂忝大政為渡江名臣太保長嫡曰京東轉運使恍京東生慈州士曹揮居臨晉慈州生儒林郎灝儒林生金國子監丞克基居猗頓監丞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穎川郡伯仲謙穎川之子五人公為長與長

弟平陽提舉庚季弟東平勸農使膺齊名太原元好問號為三鳳故又號三鳳陳氏公風儀秀整器量閎大言論必本於理喜怒不形於色時稱長者公之仕在金以父澤起家監藍田子午酒改陝盐場管勾入國朝用解梁儀總帥薦為帥府經歷辟解盐司判官張德輝宣撫河東張仲一建行省皆署叅議又以行省言授河東兩路宣慰司叅議金正大初偕弟庚入汴丞相高汝礪專恣不道即伏闕上封事乞斬以謝天下不報又為書責

諫議大夫陳規不早諫規入極言不聽公長歎而去汝礪竟恚死歷事四大幕一攝宣撫事皆能推誠盡禮以事其上正身脩德以化於下故奸宄屏息謗讟不興而政以行方朝廷用兵西北日不暇給責平陽太原各輸粟萬斛公請出塩劵募民入粟民歡趨之頃之謝疾歸解與沙門道優輩遊每夏五入王官谷歷白石萬固俯西岩尋吕純陽故居登五老峯至秋乃還歲以為常無少間金崇慶中河南亂奉二親寓華陰還買田洛西治

生產日置酒速客登山臨水以樂其親凡十餘年正大
中避亂于陜居頼川公喪哀毀柴立時寇盜四起所向
洶洶乃奉母間行入盧氏山中數與盜遇盜輒指善道
使去竟免於難弟膺之幼張夫人實乳哺之稍長隨兄
庚還平陽及從軍山東有子元凱未齔公復載至解教
育之遂為名大夫居家戒子弟必以孝弟忠信遇鄉黨
無少長必以和而不違於禮或步至其家相勞苦人人
自以為親已人有所緩急傾囊倒廩救之不愛也有所

忿爭不之邑而之公一言感動往往自謝去或愧悔終身壬辰之亂有沈千戶者捍公一門後百計求之不可得每歲時率弟姪設位而祭之故公没之後聞道公姓名者必以手加額唏嘘不自勝公之學閎肆演迤以力行為本不棘棘章句不矜矜自道其為文雄健雅麗務極其意有𪿐軒集二十卷塢西漫録十二卷寓隱談露五卷弊帚集十卷尤工行草書得筆外意公之游在洛西則賈某損之趙某慶之麻某平甫劉某光甫薛繼先

曼卿辛愿敬之趙元宜之和某獻之在汴則趙秉文周臣楊慥叔玉麻九疇知幾雷淵希顔李汾長源北渡則元好問裕之李獻卿欽止楊奐煥然楊弘道叔能趙著光甫之屬此其尤賢者嗚呼士之生也德豈不足尚耶才豈不足貴耶學豈不足明文豈不足工耶賢而不達自古已然遇而不然又烏足賢若公之神可與元氣遊名可與天地終又何乖逢之足計哉公之夫人張氏德足以配君子先七年卒二子皆夭死從孫述為後又死

令以觀之子仁壽奉公祀三女長適金叅知政事同華
節度使李仲脩之姪次適王次適馮皆大姓銘曰
嗟嗟陳公河岳之英遭時多艱歲靡遑寧扶老携幼日
與憂并洛西十年乃東入京京途悠悠誰秉國程昌言
罔知有弗速傾溥言還歸爰屬皇明既佐戎幕亦撫鰥
嫠眷言顧之日月斯征孔子戒得老氏知足皎然美人
在彼空谷緬懷萬端藏之一束惟仁吾居惟義吾轂惟
孝惟弟吾帛吾粟賢必大用公獨否之衆人慍之公獨

信之賢必有後公獨蘄之衆人憒之公獨順之巟巟諸孫于以省之春秋祭祀永言慎之

宜興守王君墓誌銘

大德之末歲凶民流東南逾甚死者無筭朝廷憂之議懸賞勸分余時忝陪末議深贊其成因竊念四方賢守宰豈獨無分憂者乎後十年始知宜興王使君之事使君名德亮字仲明大父義自陳留避地范陽家焉父福倜儻好義以善役水為磑有名燕趙間遂隸少府俾提

領涿州工匠與其配胡氏俱以壽終一男一女女為楊州塩場管勾李鈞妻男使君也自幼知奮發力學兼習彖胥弱冠舉為中書省斷事官令史秩滿授從仕郎北京宣慰司都事以材入為中書掾御史臺舉幹廉陞承事郎再為北京宣慰司都事納延之亂與宣慰使伊爾蘇克俱受選任凡儲偫械器城守斥堠細大悉以委之晝夜盡瘁者十旬無乏興無敗事亂既平有㫖進一階當路格不下君無觖望詣銓得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

郎終更遷承務郎遼陽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轉承直郎常德路總管府判官未上改大都稅課同提舉期年課羨四千定遷承德郎上都稅課同提舉不苛而集陞奉訓大夫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居三年進奉議大夫萬億寶源庫提舉寶源受天下轉輸衆謂劇而公甚優以才宜撫字進階奉政出牧宜興自以未更民事勤心奉職孜孜在民值歲荐飢公私益藏咸竭道殣相枕藉至以妻子易一餐餐訖赴水死君憂形顏間身

親勸率皆感其誠於是得捐有濟無之粟萬石有奇以賑損貴就賤之粟六千以糶山谷羸困不能出者粥活之行視荒田諭富者資飢者分耕之宜興之菑遂瘳猛獸食人殺官軍十三行旅殆絕君齋戒禱于山神即獲二虎一豹飛蝗大集民大駭君盡誠禜之且設方略捕絕之稼以有秋以其暇出私帑市材傭工一新州之治宇民聞歡趨之堂室樓門翼然畢備凡典州六十四朔其所興除不可計大要以利民為本代至而君已病矣

既亟家人授簡以家事請書君抵之不答天性和易輕財好施雖以文為害進然恒不樂每勵其子以學問曰吏不可為為儒而貧抑又何惡苟棄吾訓非王氏子孫也既葬之秋子宏以范陽鄭守謙之述來請志墓宏之言曰先人出入省戶三十年嘉言善行多矣宏幼不能知所知者宜興之略耳余惟古循吏遠矣然有能一日勤其官子其民則語默造次皆足以及人覯使君之於宜興庶幾民之父母者歟況加以用心五六年之久是

宜彼之恩不能忘此之情不能却也君凡四娶曰葛氏一女嫁奉議大夫冠州知州周郁曰劉氏一女嫁某官孔特立曰唐氏一男宏曰張氏一男弼一女幼君之壽六十有一没以皇慶元年十月庚午窆以延祐二年二月庚寅墓在范陽縣禮讓鄉史家里初建新阡從祖考序昭穆而葬焉銘曰

有美王氏由宋而燕維肇其先弗德孰延蓄之為淵演之為川懿爾史君厥施沛然昌以其善不以其年教一

經相活千人封德靡不報聲隨景從匪我期之天畀則豊尚力于訓爰亢于宗涿鹿之野其固惟崇

許州大洪濟寺益和尚塔銘

大雄氏一傳而迦葉二十八傳而達摩又五傳而宏忍遂岐為二能傳而南秀傳而北由是講論興焉毗盧之書為卷五千四十有八出於佛者什二三演於緣覺聲聞者大半其語言文字亦博矣不了其義不足以深其道不深其道不足以得其法法學矣成惟艱哉是故了

義非難了心為難義了而心未了者有矣未有心了而
義不了者也許田栖岩和尚其宿根慧命者耶其在母
也母夢適野而得金印野有人曰亟以獻佛毋留也即
望見塔廟甚盛因懷印以往寤而和尚生父母異之甫
亂俾出依鎮陽天寧朏公父母南歸以幼復從焉十五
六衣祴北征學於燕中寶集寺又學華嚴圓頓於真定
淨公又學唯識於大梁孝嚴温公歲月逾滋心義向了
遂即温講席而坐每鳴鼓升堂義鋒四起和尚惟竪十

指迎其所至霧解冰消莫不卷舌低眉以就聽位於是四衆輻湊聞所未聞和尚自以教弘遂退脩面壁觀于明月山大比丘衆全公輩謂今塵刹俱空法無所住燈昏夜永孰測迷津乃共即山中請復設席和尚感受其言出居許州大洪濟寺思究唯識宗旨毋張竭資以給購䟽記三十餘部凡一千三百餘卷於是嵗講一周聲益以揚風益以遠傾耳席下者恒數千百人自河以南願學者皆趨焉其始至也殘屋與僧各不四五既而敞

者新無者有莊嚴殊勝如梵天宫金地福田出入行益
居淨侣指千悉得温飽皆和尚之功及其徒闍與燦之
力也和尚戒律精嚴終身壊衣蔬食燃四指以煉心講
唯識四十餘年凡三十餘周河洛之間設席以待者惟
恐不足以致樵兒牧叟類皆信向之大徳中詔住持大
洪濟寺汴之王公貴人皆崇以師友之禮四方欲了佛
義者皆以和尚為歸亦孰知和尚所了者不徒在此也
嘗預臨壇一閲藏典一飯僧餘五十萬度臘五十有五

賜號佛性圓明普照大師以延祐二年四月十日示寂歲七十有三州別駕以下千餘人送之塔于城南八里寺篤于接引自海量以下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有竒親授記度者餘二十人名具碑陰父成姓劉氏鄭州人也某寺沙門法洪纂其事來請余識余惟聖人之教不貴言而貴行今若栖岩師之劬躬守法先行後言於聖人之教亦若嘗有聞者乃録其行而系之銘銘曰

道隱世麗厥生孰存因彼耀此昭兹侗昏有言不信自

畀其尊粤古大覺啓不二門噓吸羣流躍如西奔虬游其深惟汲之渾我觀栖岩緊古尊宿印佛者心式表前躅三衣一食無悖無辱抽關剖鑰顯示季俗了義了緣雙林有囑性海此舟嗚呼不復

周應卓妻李氏墓誌銘

廬陵周應卓之妻李氏卒且葬李子楨以狀走京師涕泣再拜言曰楨之母死且葬父命曰汝往在京師獲識翰林程公不幸汝母死今葬矣然不得如程公者銘之

猶無子也楨忍死受命以行敢請志曰李氏邑士人李某之女也幼聰慧涉書史服勤女事得父母之愛為淑女長歸周氏謹甘旨恭祭祀睦族姻以相夫子得舅姑之懽為賢婦晚為兒女昏嫁不擇勢利家庭訓誨壹本忠厚得鄉黨之敬為慈母合是懿行斯可銘矣生以淳祐辛亥十月十有六日卒以皇慶壬子五月十有二日葬以癸丑十一月十日里之龍湖其墓兆也子男四祐敬鼎楨敬出為段氏後女一適李以學孫男二岐原岐

本楨弟某父命為楨子女五皆幼銘曰

生可法死可銘是謂婦人之貞

雪樓集卷二十一

雪樓集卷二十二

元 程文海 撰

碑銘

洛西書院碑

洛水出京兆讙舉山東流至熊耳禹導之又東至今河南永寧之長淵相傳即出書之地地居洛邑之西故又為洛西韓岳鳥喙明月金門諸峯列其前嶕嶢鹿跡鳳翼諸峯擁其後國初賈尚書損之辛徵君愿元員外好

問楊轉運與陳祭議履兄弟姚少傅樞諸儒皆講學其間下邽庸齋薛先生玄至風教大行弦誦之聲交于州里孝友之行被乎芻牧諸老既謝薛公云没學者倀倀莫知攸歸公之冢嗣翰林直學士友諒思纉前志式承遺則割歳入之奇倣書院之制爰建義塾用廸教事乃經乃營甫涉寒暑上則先聖先師堂陛有崇象設有嚴下則師承有養講肆有序學者彬彬粲然復興又購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教

養之所延祐元年春國子監以開陟義塾為洛西書院
五賢堂為伊洛精舍書院置山長一人領之秋九月以
從集賢大學士陳顥之請詔翰林學士承旨劉賡書其
額以賜於是山川澄鮮日星浮動紳珮翔舞稚耋嗟嘆
若神龜之文始出熊耳之源截瀍若諸儒先復在而親
炙之噫上之化下其易如此然自三代以來庠序學校
之制不廢後世又推其意為之書院精舍教養之術備
矣而學者闊踈聖人之道寖遠寖微何哉人情役於所

利風俗變乎所尚有非聖人莫能制者皇上踐阼赫然
發憤誕脩聖人之政廣厲學官之路將俾閭里之俗達
于海表矧河洛奥區乎薛氏之舉忠孝兼之矣初薛公
以郡教授為僉察使督衛輝河南餉遲轉運使尋謝病
講學洛西中統中王文統用事以平陽太原宣撫使召
不起以河南提舉學校官印綬即家授之亦不拜著易
中庸解皇極經世圖聖賢心學編諸書以終友諒居官
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以致其治嘗請陞周程諸儒

從祀孔子既建書院精舍又構禹廟長淵之上以箕子配薛氏之學可識已書院之成摭洪範語名其堂曰彛訓東西序四齋曰好德遵道叙倫明義尊洛書所自出也嗚呼是五者聖人所以建皇極參天地立民命學於斯者可徒以決科射策為學哉友諒既修上賜屬刻辭于詞臣某謹作詩曰

遵彼洛汭瞻言禹迹洋洋其淵其沚湜湜九源既滌九疇攸錫於皇時命作我民極惟極之建哲王所務惟建

之艱惟斅之懼譬彼流水必東其注湮之汨之洪流四
驚神禹不作仲尼素王轍環天下我心憂傷孟氏無言
予墨予楊倬矣周程爛兮景光我皇聿興天地與侔時
夏軨殷樂虞冕周有洛之西羣儒所游翼翼薛公其音
孔休人遠言存誰纘誰嗣詞林之老天子之史爰抗儒
宮于洛之里教之食之烝我髦士大臣上言天子命之
其名孔嘉惟其稱之彼愚彼頑此砭訂之永恊于極神
其聽之

故翰林待制權君墓誌銘

延祐二年九月十有九日甲子旦方會飲玉堂之署待制權君不至酒再行或馳報君已死蓋未始聞其疾也衆驚且悼即罷酒赴弔則屬纊未二十刻咸哭盡哀或留助喪事丙寅出殯郭東門外又咸送戊寅子翰子洙衰絰踵門泣且拜曰不幸先子棄諸孤有遺言我生六十有六年矣知我者莫若程先生我死必得先生文以葬今將以壬午忍死奉柩歸葬先塋敢以狀請惟是貌

諸孤暴罹大故荒惑迷亂先子言行未之能詳若夫大節固公所知惟公念焉余哀其辭則敬諾按權氏太原舊族君諱秉忠字伯庸其先有諱平者守潞之黎城卒于官葬縣北鳳皇山之陽子孫因家焉祖坦仕金為懷遠大將軍隰州刺史行黎城令國亂率其民柵山以守猶聘名儒楊先生以訓諸子日夜講誦不輟亂定乃還衆皆服之考從道深藏自好再世皆葬縣北之永泰里祖妣康氏妣劉氏祔君幼從真定李敬齋先生學工文

辭不事產業至元十三年試諸郡儒生于真定餘五百人君中髙等例復其家明年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彧察其行能用為掾歷戸工二部東京遼陽二行省晝治牘夜讀書未嘗有毫髮過三十年調承事郎汴梁路封丘尹大德四年遷同知鈞州事十年轉承務郎海陵尹治常居最海陵歲饑出私粟以濟流民全集授官舍以居至大三年就拜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加承直郎所至拯究滞詰貪墨吏民畏而愛之皇慶

二年以平章政事李泰公之薦陞承德郎授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循恪易良人益尊其德年勞應秩四品而君不自言余方薦為直學士而沒嗚呼君生後余一歲耳竟去我而死乎其無與論德考行者矣余嘗謂君性嗜酒非養生之道然雖多不亂志癉惡非處下之宜然雖直不倨庶幾古之君子已乎君娶張氏二子翰與洙也洙為國子生銘曰

木蕲蕲兮厥草莽莽四序相禪兮忽消而已長人孔明

兮君獨内朗人忌直兮君獨惡枉太行之陽兮黎之里

君生出游兮歸以死余不知天之道兮或在其嗣

河中郭氏新塋碑

汾陽王自朔方提兵入翦畔臣其後以司空中書令領

河中尹兼靈州大都督由是蒲為朔方行營蒲帥常兼

朔方節度既又分置邠寧一鎮然朔方寓蒲如故王本

華州鄭人蒲華相距數舍而近視蒲猶家鎮蒲亦最久

王八子諸孫六十餘其居蒲者雖世次不可知然地以

人著若今郭村郭原小郭村之類及石幢所刻郭氏子孫名字則其支分派別於蒲者廣昔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名將相能以功名始終如王者有幾吾意其子孫宜世世克昌而乍續乍絶者葢自上元以來奸權迭用治日恒少雖其君之世位亦不能自保其必傳况臣下乎雖如王之忠誠大節上通於天猶且怠需慢棄幾不免於讒口况後嗣乎吾又意其子孫韜光自照不溷於時雖聲之不延而實則茂矣嗚呼亦孰知吾猶及見於

數百載之下乎使道旁旅次邂逅逢迎知為汾陽之胥猶將脩容歛衽而與之言況所識又其賢者乎吾於是家先塋之述葢有感矣其舊塋在今河中府城東三十里曰新兆村旁有古寺寺有廢石幢刻郭氏子孫名甚衆父老謂為郭氏墳寺墳有古栢五驗之其兆葢已九世近代多故其不能來葬而葬於郭南者又三世矣至中書右司員外郎思貞始別買地於城東文學村啓那南葬塋奉高曽祖考三世及考興元府君之柩於武昌

而族葬焉殤女祔髙祖是為郭氏新塋去舊十二里地凡若干畒背負崇岡大旱環擁如屏是為古紫金之山面則中條來對自南而東連延五老諸峯髙下迤迎如有所衛其西南則黄河太華百里而近西北則馬首諸峯邐迤相顧挹若聚首焉葢葬師之不謀而地自吉豈非天祐忠良之家也哉右司之考曰復亨字彦通年六十有二妣姬氏繼徐氏年六十有三祖曰信妣杜氏年皆踰六十高曾二代名氏皆逸彦通闕一見

知為公輔器大加賞爵嘗為録事判官羣惡少年侮法
售奸以為常彦通至復然彦通因以計痛繩絶之政遂
以成權臣誣害宰司没入其家彦通為之疏理有旨豁
半自興元赴調京師為銓曹所抑彦通浩然便自闗下
携三子縱觀江淮湘沔間没殯武昌歸葬于延祐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秦國公為文以祭亹亹不忘昔太白
識汾陽於微時而汾陽不忘議者兩賢之然則自元禮
林宗以來二姓世有夙契也異哉右司既以翰林侍講

學士清河元君明善之銘志其考墓又徵文於廣平程某謂將表石新阡葢必嚴必慎孝子慈孫之心也然古人欲為不朽則必託之金石而其所以不朽往往出於金石之外其不可恃也如此然則脩吾之所能知者而已其不可知者固非吾之所能制也汾陽遠矣然喜聞而樂道其事者猶若宿昔此豈非脩吾所知之故哉右司端潔靖深加之好學敏劬事業功名方𤢿𤢿以起視汾陽葢將瞠若乎其後若乃先世松檟之所存山启川

后當為之守識呵禁亦奚以刻畫文字為然余與右司相好因欲以其家之所修者告其子孫也乃不辭讓而仍之以詩曰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文王之卿上公之爵事由世遷受氏維鄭大河之東地望攸屬在漢有道薦紳之尊唐曰汾陽千載恒存允武允文澤流諸孫興元迤之嗣德彌敦瞻彼蒲東新兆故刻石雖可隕名不可泐亦有喬林其樹維栢九世而更文學斯宅山冠水綬宛宛巍巍高

曾祖禰或啓或歸來于今阡式安以嬉清淑扶輿祥址慶基聿觀古源為陵為谷豈無能存匪帛伊竹諮爾山靈視玆宰木世萬子孫不疑何卜

趙儀可墓誌銘

進士科由隋迄宋凡七百年矣得士固多失人亦不少得者非善所試也失者獨以不能合於所試耳夫君子不以言取人七百年間豈無明君良臣而治效終爾者抑有由也今之科制則不然而塲屋廢久鄉者聞人老死且盡其能

與者亦鮮矣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肵他郡為衆儀可又以材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登科廢益行其力於經史百家之言為文盈編授徒恒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攘臂肝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先大宋人曽祖慶善祖鶚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強兄弟皆幼貿儁氣相為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為諸生國朝為東湖書院山長

選授南雄郡文學宗強弱冠擢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
兼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儀可躬往物色得
之以歸爲同域異穴於母易氏之塋田期兄弟合葬焉
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
亦卒其子將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銘必功烈德義焉
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有九男子重厚平復
初剛直潔深及五女子十二孫五曾孫宗強死時年二
十實至元丙子十月二十三日無子以剛嗣銘曰

扶巫白以遂尋手足之骪舍異室之穀而就同氣玆非

悌歟銘其何愧

故砲手軍捴管克呼君碑銘

至大四年閏月二十有八日宣武將軍砲手軍捴管克

呼君以疾卒于河南鳴臯鎮之正寢年五十五八月某

日葬于鎮西北原延祐三年春三月嗣子穆延特穆爾以

應奉翰林文字蒲道源所為狀因翰林直學士薛君友

諒請銘君諱寶寶岱蒙古人晚易名士希字及之大父

錫喇濟蘇父雲都世為砲手軍千戶自太宗以來破金伐宋皆有功始屯聞喜之西薛莊後徙鳴臯家焉至元中命君世官將衆從丞相巴延南征以渡江功賜白金三百兩授武義將軍佩金符尋遷武德將軍進本軍揔管天下既定兵革偃息乃即所屯建書院立社以教導民凡書院殿堂門廡齋序庖廩庋書之閣為屋五十楹請于有司置山長一人割田千畝以備祭養事悉如制名曰伊川書院凡社壇壝之度牲殺之數升降薦獻之

文不侈不儉以祈以報事悉如制名曰里社正喪祭之禮嚴長幼之節皆身率之禮讓漸興風俗浸美矣大德二年以足疾旬閒大肆于學手不釋卷與中書右丞陳君天祥翰林學士承旨姚君燧盧君摯侍御史趙君簡諸老游名聲籍甚居十餘歲公卿交薦將起君翰林會卒君之南征也所至破軍殺將降城邑人爭取金帛婦女君圖書而已士之在俘者輒贖而歸之人既服其賢及閒居里有得巨黿于伊水之濱曰此濟源神周將軍

也集巫覡鳴笳鼓迎而祠之畜之池中四方來祈禱者日以千數君取而烹之黿卒不能神人益畏君正直人有所訴不之邑而之君片言折之莫不感服有過惟恐君知之嗚呼若君者庶所謂古君子矣乎夫人塔塔氏呼圖克諾延之孫蒙古百戶薩喇之女子一即穆延特穆爾賢而有文藏書萬餘卷無不究覽君之卒葬春露亭于墓側以致其時思買田百畝以供其歲祀令嗣為千戶是將益昌其家女一托里塔納適蒙古副萬戶齊齊克

圖孫男二女四穆延特穆爾娶鄭國忠宣公鄂囉齊之孫
蒙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拜珠之女再娶張氏君雖
生貴族長戎馬而廉敏好學有詩五百餘篇曰伊東拙
藁藏于家自號曰西齋云銘曰
惟天下之將治兮四海承風惟治之將隳兮家用弗從
蓋自古而然兮豈在今而不同相君子之賢知兮起于
朔方被詩書以為衣兮襲仁義以為裳豈故俗之不足
懷兮而吾儕之足希惟聖道之將明兮夫亦不知其所

為劒差差而耀鋋兮雄千人于一夫何功之弗懋兮何謀之弗如顧獨好此窮固兮適遭時之謚寧既正直而無私兮又豈弟而廉清齊富貴於浮雲兮庶吾道之足憑彼滛流之浩蕩兮渺四顧而靡極苟舍此以為防兮吾將安所兮休息士有所養兮農有祈前有所承兮後有基嗟君子之不作兮尚千載而監茲

楚清先生墓表

延祐二年冬臨川婁泰初書來京師曰楚清先生以令

年夏五月二日卒烏虖先生服仁履義宜享百齡乃七十又六而止耶先生臨川人龔莫嫺也先生自莫來後于龔莫有二兄曰若曰雷復在宋皆以進士入官先生亦再舉于鄉廷對列名第六授隆興府觀察推官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遷臨安府觀察判官改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積階儒林郎洪杭事殷議慎轇轕先生於文法如素習決之沛然所事守帥非一皆驚服倚賴之譽以大振最後考亭朱浚尤覩權臣聞而欲一識之先生

不往左授閩幙歸而屏居山中與名輩相從講學求聖賢樂地如是十許年乃還名聞四方士大夫至臨川者必詣焉得其㸃墨隻字為喜好善疾惡然不形於言後進有可教無識不識皆誘掖奬飾不進不休家非饒財恒以周急為務自莫來時方㓜獨與母居孽叔豪奪其貲先嚋大削先生既貴或得其券以告謂可不勞而復先生笑曰昔誠㢤之今可强取耶既而孽叔子不惠耄死叔無後或勸先生幷其業先生不可曰詎可使吾叔

不祀卒取契家子繼之為之冠昏舉叔之業畀之俾共
祭養余聞先生大節葢如此而先生未嘗自異力學至
老不廢夜誦如為諸生時性剛直絶畦畛為文辭伸紙
㝠心造次皆本於理有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友人唐
浚述之曰子雲有云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臨川龔孟
夔字龍友世濟其清人皆稱之曰楚清先生其曾大父
誠之大父良英父方母汪先生初名揚復娶晁氏昭德
文元公之後克盡婦道先三十年卒女一嫁侯敬孫亦

俱卒男曰自厚有文聲先二十年卒婦鄧氏有至行孫男文潛能世其學孫女德巽德靜壻張觀朱夏曾孫女二先生既卒文潛以其年六月丁酉葬先生于臨川縣積善鄉西盈之原實汪夫人墓左遂以述來徵銘余嘗學於臨川先生時在仕國及先生隱閭巷余閒以歸客經從每見益親然終不得朝夕見今方引年意謂川觀岩居將得從先生遊而乃不然嗚呼悲哉銘曰

前之清膏蘭自滅後之清松菊惟悅于此歸全山榮水

澈後有千年尚其來閱

吳隱君墓誌銘

余在臨川時有同舍生居金溪者曰吳氏兄弟三人伯諱德鴻字儀可仲諱德溥字時可季諱可孫字聖可皆甚賢其伯氏雖未識而相知深余自去臨川四十餘年夢寐未嘗不與吳氏相接大德五年官武昌季氏沒九年赴召京師仲氏沒今也伯氏喪余復留滯禁林嗚呼筮仕以來家居者僅四五或半歲或一歲無過再歲者

使日得與吳氏相追逐其能幾何況會不一二而別常八九者乎況相知數十載而猶未識者乎大德五年至今十六載耳而喪其兄弟三人生不能盡其情死不能臨其穴語之塗人猶悲況所厚者乎然仲氏季氏之墓余皆銘之今復請銘其伯氏亦可少慰也夫吳氏家金溪吳塘里且十世矣家故饒財有贍恤之德又多醇儒篤孝友之行故家政之脩咸稱吳氏而五福之備乃在儀可聖可在宋得進士第為新昌尉在國朝為建昌儒

學教授最先卒時可僅補宋登仕郎卒差後而儀可明毛氏詩工文辭又從馮先生孝揚學而試輙不偶然能自樂雖家事壹不關于心其始二弟治之二弟死子治之惟日事讀書談名理飲酒賦詩而已足不至城府者四十年無喜怒憂思無疾痛苛痒年八十一而終豈不得于彼乃得于此耶儀可性至孝至元中羣盜大入渾舍驚避母劉方病未痊君守不去哀懇得免人至今誦之惟儀可於人有君子之目於德備五福之報斯亦難

已仕不仕不足計獨與君相知數十歲不一見而死為可悲耳祖諱堯仁父士亨配饒氏先卒子男三祥子茂子宏子女一適李人表祥子及李氏女亦先卒孫男二文孫程孫女五長適劉德集次適余良琇次適余一龍餘幼曾孫女一卒以延祐二年十有一月辛亥葬卜明年九月某里之仙源其塋也銘曰

洪範稱五福而不及貴豈貴可致而福不可備君獨得其所難人猶不能得其所易非天也耶非天也耶

濮州臨清縣主簿武先生墓表

至元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趙郡武威鄉先生卒冬十月葬于平棘縣棘蒲鄉北邢原之先塋配任氏祔君名震攸緒之胄世居太原崞陰大父濟安始來平棘父元母趙惟君一子幼入小學獨不敖惰父母愛其勤而憂其勩夕輒休之則伺親寢酣蒙牖篝燈誦中程乃止長就學于真定李迂軒先生鄉有樞密判官白文舉名士也聞君夜誦獨喜大加期異太尉史忠武公禮致于第俾

為諸孫師至元七年詔試儒生中者復遂中高第十一年又詔舉學官衆以應詔遂為州學教授樞密趙公徵時讀書學中旣貴買田畝千五百為祭養資君悉索賦入一新殿堂齋房大集諸生脩教事由是趙學興盛為河朔先二十一年調將仕佐郎濮州臨清縣主簿明年春至邑發其素脩一施於政寛而肅明而平不苟不迂不為淺功近利而民之歸愛萃矣上下虛心屬目兾見真儒之用不幸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方草賦詠自如又

為子戢講孝經第十二章章徹而逝嗚呼不亦好學知命君子哉壽五十有七年居官凡五朔邑中吏民無不失聲太息鄉之長者悲幼者慕學士大夫相顧而唏曰自今無所考德問業者矣蓋其稟厚質醇學奥而材達沈默敦簡喜愠幾亡譏虛為常不以已長格物不忮不競與人周詳朋從折簡求益者無虛日答已則燬其簡邃於經史誨人亹亹無勌其辨論如貫珠如霞舉如繭絲之繅如風舩順流如抽關而擴武庫也為文輙棄其

藁門人裒集為若干卷理覈意精若古人之言然益其平生以勤自得以之立身身立以之事親親驩以之涖民民愛而恒謙以自牧故物不忌而名彰又有古人之德者耶卒後三十有二年是為延祐二禩門人史灼述其行事子戩以述來請表于幽阡戩之言曰先子幸而以學發身不幸不得施之於世衆咸傷之而况其子今茲之請期慰往而導來倘獲諾焉雖不幸猶幸也余曰諾太史公稱燕趙多悲歌忼慨之士然則其於仁義道

德之云葢斷斷也然秦焚書而漢興燕人韓嬰趙人食子公輩皆以儒術專門授徒數百近代廢興相尋趙魏齊魯之郊無立草而學士大夫往往有以自衛卒存其存子貢所謂未墜於地不其然歟雖然若武先生者亦未可數得也配任氏先卒再娶于王四子男曰戡終平江廵捕官曰戬今為中書掾女壻曰程世英為晉邸侍官曰魏遵為士戬為寀屬有清白聲退食杜門惟以奉母教子為急先務親將賴以顯傳有之幸哉有子如此

則謂之曰子姑自愛吾為子銘銘曰
曲沃武公爰始舉晉厥祚曷延唐叔之肖六裂三峙迄
為家人沒沒千載奮焉蜺伸亦粤安平衆慶我咸韜光
襲靈吸鍊泉石終以表世特立獨行代有子孫載其休
聲我覿威卿愔愔大雅以道殉身不以用舍剏覺後覺
聿若亨貞我以吾義彼以其名緇帷之林豈無尸祝亦
有桐鄉在彼清漢邢原既長玄堂之方嗟爾子孫不匱
不忘

僉廣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

有元僉廣西海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卒之十年子脩已等以容州判官陳偉狀來請銘公名夢魁字景明澗泉朋友之所尚也建昌新城人幼已穎異父師不煩未冠以明經貢于鄉郡守面試以文頃刻而成守大驚賞既長復為首薦遂登進士第調澧州戶曹改丹徒尉累遷浙西制置司叅議官歸國朝奉母還里江西宣慰使檄攝本郡判官者二年旅覲得旨予秩方俟命適余

將旨旁求遂薦于上擢僉廣西憲事嶺海吏治不律公所至發擿蕩滌之聞驚見慴同列亦為悚海南宣慰使最貪毒皆不敢問公條其宿惡劾罷之衆大驩快居四年所決黙甚衆民為建祠刻歌謡山谷間譽流中臺會更憲號公亦久痺癘地倦且病而歸矣自是杜門却掃甫及挂冠即致其事公之初釋褐也包文肅公勉之曰子少年入仕所至巨量然自大者人小之自卑者人尊之公曰謹受教故平生謙謹委曲與人語唯恐傷之性

強記自少至老諸書恒在口言論風旨恒如布衣時服用稱是不識者不知為貴人所守凝一故涖官行法不吐不茹風績偉然惜其用之不究也予雖同里閈而南北驅馳相從之日葢寡然每一挹之郁乎其容之温粹乎其論之篤粲然相與之情之文也今不可作矣悲夫公生於陳從母戴夫人愛而子之胡陳固同姓也戴夫人嚴甚内政斬斬家雖豐以古法束公於學衣不得兼帛食不得兼肉故早有成公又守其訓終身故自奉甚

約曾祖儼祖孔昭父泰定公凡三合姓吳氏趙氏樊氏子十一人男克己先沒脩己正己進義副尉湖南道宣慰司照磨成己女婿張蜚英呂元嘉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樊溥孫承祀郎郊祀署令程大本曾宗垕譚括以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暴病卒年七十四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南城縣太平鄉唱歌嶺之原所爲詩文曰偶然集銘曰

山才之苞寧如之新泉淵之瀹淪曠然而望如有人鳴

呼生者疇覯

故常州路儒學教授袁君墓誌銘

有潙之後至陳轅濤塗别姓為袁氏盛于漢演迤于晉宋隋唐之間宋祥符慶歷中有以世科雄文起豫章西山者是為豐城蒐湖袁氏之祖豐城今為富州云至元十三年余自盱入朝道蒐湖識袁君則成廣面大耳方瞳長爪言論忼慨奇偉人也後十年余以使事過豫章會君于校官及余廉問湖北則知君嘗仕漢鄂而分教

浙西矣自是不復相聞今上即位召赴闕始識其子中立則言君已没矣又五年夏余謁去將南歸中立乃以熊君朋來所為狀請銘君諱斗楠則成其字也曾祖諱晟祖諱植宋廸功郎梧州教授考諱濟宋承信郎廣州監税君幼從世父德慶太守漸學弱冠為徐給事鹿卿所知延置賔館陳工部杰長君九歲耳明於易同學于郡之東湖書院遂從受業焉聞閩人劉升伯尤擅其學又往從之盡得其道會德慶君調髙要丞携與俱峒獠

跳梁丞當捕君出奇計佐之禽其酋太守林僊上功補進義校尉東南十三副將聞母章氏喪而還服除復講易東湖德慶君之子灝頎竟用其學取高第而君試輙不偶繼丁父艱曾𢿘政淵子雷尚書宜中交薦其才未及用而天下為元至元十七年江西始建儒學提舉司首辟為邑教諭改撫州臨汝書院山長遷興國大冶教諭郡守史棣甚尊禮之言於伯兄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格用為鄂州儒學正明年攝漢陽府教授明年詔遣

裴侍御留左司銓選廣海官以為静江路教授固辭明年調壽昌南湖書院山長元貞元年陞常州路儒學教授所至新黌舍闢土田嚴教養士論悦服居既邃於學尤長於醫著書立言人以為訓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甲子以疾終于家年七十八娶萬氏繼王氏俱先卒子男一人中立也萬氏出以髙材偉識克世其業居京師二十餘年名聲籍甚初授澧州醫學教授遷龍興並不赴孫男二長曰必里克台年十八為成宗宿衛士今始調

将仕郎耒陽州判官次曰裕勒通曽孫男二曰諾海曰布哈君所著曰自家意思者三十卷傷寒纂要百二十卷藏于家實以卒之某年與萬氏合葬里之胡家墩惟余與君生同郡而不相識既識而君已老不幾見而君遂没能無情乎余幸以衰疾得與君之子相周旋猶見君也嗟前脩之淪謝慨後來之悠邈乃為之銘銘曰

藹洋洋豐之旁播之勤耔又良時靡常道甚臧位弗充壽則長嗟伊人逝茫茫前之嗇後之慶

王氏所表

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又曰幸哉有子如此余每誦之未嘗不喟然也夫脩身慎行恐辱其先此固人所當勉者庸知亦為子孫地乎人自非喪心失智孰不欲其子孫之興及考論其平生則或馮時逞私雖旦暮不計何暇身後之慮哉是故古之君子寧窮毋違寧嗇毋豐蓋其志慮甚遠也胙城王興祖之曾大父克温金季嘗佐輝州忠於國而惠於民民至今誦之余識興祖从文雅粹

温知其漱六藝之芳潤爛然途掖中今見世系則知家本河朔華胄世故亡其譜牒其來胙城斷自曾大母申氏始高祖曰魏金時進士寶豐令曾大父佐輝州值兵疫民不聊生廼出私財為粥為藥以拯餓病生者甚衆既懷惠承以捍城竟握節以死時年四十有二大父曰文立念其父因事死兵遂不仕以明經教授鄉里父澍有儁材弱冠貫穿經史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聖賢為歸文無不習而以明理為主不幸二十有二年得疾卒

没之時抱興祖着膝前告母某氏及妻某氏曰人不患貧賤患無賢子孫此子異時庶幾乎惟二母之望言終而没興祖時雖幼已知其意之悲即自奮稍長捐其先疇為資遠求師友力學成身策名庠序登天官入粉省蔚爲羣士之英二母華髮朱顔坐受劬劳之報志甚樂也然則澍雖不幸幸哉有子如此而興祖猶以祖父居約而操狹時左而顧乖為子孫者位早而名弗彰志勤而道苦遠無以貽親名是懼而謀於余余曰充子之心

足以貽其先矣而何位卑之足計況一時之赫赫千載之寂寂乎子姑安之其慎毋怠興祖有男若干人其先墓在某所銘曰

善可為乎有貧且夭者矣不可為乎有位高而金不少者矣觀輝州之忠惠其子孫之學問樹立則可為不可為瞭然矣曰然弗彰則亦既有此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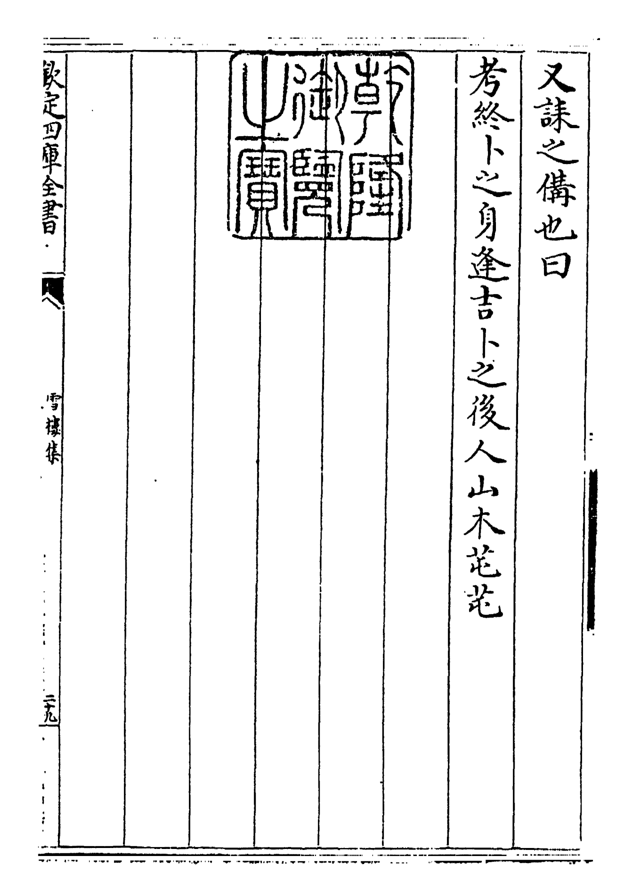
艾君哲阡表

世之人於儒也或听听焉者何曰謂其無所可用也然

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刑政以維之養生送死以厚之此二帝三王之道周公孔子之教也而能誦其言道其事者誰耶曰儒也然則今之治天下未始不守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法縱或小戾亦非故倍之也今而謂誦其言道其事者爲無所可用耶曰惟誦之道之而鄙之也嗟乎儒乎夫豈其然乎臨川之艾臨川之儒族也曰庭梧者亦儒也其言曰庭梧之曾大父棄疾年九十而不衰觀於天而知宋之將亡大父居仁有子思誠

思明思明庭梧之父也族之人既皆儒誠亦然父獨否勞以致養衆訝其獨勞祖曰我非不之恤也顧人也皆儒殆將不保異時衆賴其勞耳其後宋果亡豪奪蜂起有家者大抵皆摧敗不支而儒為甚父所存護者獨全人始謂大父知言父生平不事作業獨好為人排難解紛拉強翼弱其慷慨赴義有古俠者風自州長吏以下皆諉以事嘗佐軍擒賊有功不居操心甚恪故為父老禱禜必應有志不遂者歸之輒得故咸尊嚮之没又甚

悲思之令者庭梧匄文表其竁余既許諾則謂之曰若祖所謂儒特一時一族者耳且責功利於儒或儒以功利為事是皆道之不幸而世亦由以大不幸者是故君子體仁而行義苟用焉而體不具謂之支離之民子而為儒亦克慎諸且子非儒父將曷書庭梧謝而畢其言曰艾本新定今臨川者十三世楊氏母也植實禮穎四弟也植從黄冠師以夢也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父卒日也其明年十月庚寅窆也某山某原墓也余表而



又誄之備也曰

考終卜之身逢吉卜之後人山木芃芃

雪樓集卷二十二